

杀手凯勒系列 04

杀手亡命

「美」劳伦斯·布洛克 著 尤传莉 译

HIT AND RUN
Lawrence Block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他唯一能做的，
就是看着自己那张不幸的脸，
还有照片底下的文字说明：凶嫌的脸。

最纯粹、最经典、
最具智慧的推理小说

爱伦坡奖终身大师奖得主
英国推理作家协会钻石匕首奖得主

劳伦斯·布洛克
推理小说大师



HIT AND RUN

Lawrence Block

[美] 劳伦斯·布洛克 著
尤传莉 译

杀手亡命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杀手亡命/(美)布洛克著;尤传莉译.—北京:文化艺术出版社,2010.5

ISBN 978-7-5039-4546-5

I. 杀… II. ①布…②尤… III. 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079958号

杀手亡命

作 者	[美]劳伦斯·布洛克
译 者	尤传莉
责任编辑	张 宏
装帧设计	巴斯光年workshop
出版发行	文化艺术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52号 100700
网 址	www.whyscbs.com
电子邮箱	whysbooks@263.net
电 话	(010)64813345 64813346(总编室) (010)64813384 64813385(发行部)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	2010年9月第1版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
开 本	620×910毫米 1/32
印 张	9
字 数	150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5039-4546-5
定 价	25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 随时调换。

凯勒从胸部的口袋里掏出一把镊子，小心翼翼地把一张邮票从半透明护邮袋里夹出来。是那种没完没了的挪威邮政号角系列的邮票，价值不到一美金，但奇怪他却很少碰到，因此收藏中一直缺了。他仔细检查这张邮票，举起来迎着光，好确定原来贴着胶水纸以放入集邮册的地方没变薄，然后他又把邮票放回护邮袋内，放到一旁，等着要买。

那邮票商是个高而枯瘦的绅士，半边脸僵固不动，说是面部神经麻痹。他朝凯勒露出半边脸的微笑。“我喜欢看到有人自己带着镊子，”他说，“每回一看到，我就知道店里来了认真的收藏家了。”

凯勒有时带着自己的镊子，有时则不，他觉得带不帶镊子的关键是记性，跟认真与否没什么关系。他旅行时总是会带着自己的斯考特邮票目录，很大的一本，一千一百页，里面图文并茂，印有集邮史上头一百年的世界各国邮票，包括世界第一张邮票（1840年大英帝国的“黑便士邮票”）、英王乔治六世在1952年病逝前发行的最后一张邮票等等，这些都是凯勒收集邮票的范围。这本斯考特邮票

目录不光是参考的信息，也是他用来核对的清单。每次收集到新的，他就用红笔把那张邮票的号码圈起来。

他旅行时总是带着这本邮票目录，因为如果不在手边，他就没办法买邮票。镊子虽很有用，但并非不可或缺——反正总是可以跟卖邮票的人借，所以他也就很容易忘了带镊子出门，何况你也不能到最后一刻才抓把镊子放进口袋或者塞进随身行李，因为你要搭飞机，某些安检人员会没收你的镊子（他们幻想会有恐怖分子拿着邮票镊子干坏事。为什么？因为恐怖分子可以抓住空中小姐，威胁要用镊子拔她的眉毛……）。

这回他会带着镊子出门，真是没想到，因为他还差点连那本邮票目录都决定不带了。他以前帮这个客户办过事，跑到阿尔布开克，从头到尾连打开行李的时间都没有。那回他异常地小心，在三家汽车旅馆都订了房间，还一一登记入住，最后却一时冲动之下，火速完成工作，然后当天飞回纽约，哪家旅馆都没睡过。如果这回的工作同样迅速而顺利，他就没有买邮票的时间，何况谁会晓得衣阿华州的首府得梅因市里会不会有邮票店。

凯勒小时候集邮时，这个嗜好每星期很少会让他花费超过一两元，当时得梅因市一定有很多邮票商，就跟其他大部分地方一样。现在有这个嗜好的还是同样普遍，但有店面的邮票商却已经濒临绝种了，而且政府也不会予以保护。卖邮票也全都是在网络上交易或邮购，而少数邮票商还拥有店面是为了要吸引潜在的卖家，而不是买家。没有集邮知识或兴趣的人每天会经过这些店，等到弗瑞德舅舅死了，留下一批邮票收藏要卖，他们就知道该拿去哪里了。

这个邮票商名叫詹姆斯·麦丘，他的店位于厄本代尔（Urbandale）的道格拉斯大道旁，占据了家宅的一楼。“厄本代尔”这个位于迪

莫伊市郊的小城名，让凯勒觉得很矛盾。厄本代尔？凯勒觉得这里既不是市区（urban），也不是山谷（dale），但他猜想住在这里的人生活得不错。麦丘先生的房子是一栋框架结构的建筑物，屋龄大约七十年，有凸窗和楼上的阳台。店里的收音机低声播放着轻音乐，麦丘本人就坐在电脑前面，凯勒觉得他的生意大部分是通过电脑完成的。这是个平静的房间，有点杂乱，但却让人觉得很舒适，凯勒翻着其他的挪威邮票，又发现了两张自己缺的。

“瑞典怎么样？”麦丘建议，“我有一些很不错的瑞典邮票。”

“我瑞典方面的收藏蛮强的，”凯勒说，“现在缺的都是我买不起的。”

“我懂你的意思。那一号到五号呢？”

“说来奇怪，我没有。而且我也没有那张黄三基林的橙色邮票。”那张邮票在目录里编号 1a，颜色印错了，本来该印蓝绿色的，结果误印为橙色，当然相当珍稀。几年前曾有一张转手，卖了三百万美元，也或许是欧元，凯勒记不得了。

“我没有那张，”麦丘说，“不过一号到五号我倒是有的，价钱也划算。”看到凯勒扬起双眉，麦丘又补充，“官方重印版，全新的，印刷图案居中，轻微胶水纸贴痕。书上列的价格是每张三百七十五元。要不要看一下？”

他没等凯勒回答，就去翻一个档案箱，拿出一张存货卡，外头罩着保护的透明塑料纸，里头是那五张邮票。

“慢慢来，仔细看。很不错，对吧？”

“非常好。”

“你可以用来填补集邮册里的空缺，绝对不会遗憾的。”

即使日后他买了原版（其实似乎不太可能），这一套重印版也还是值得收藏。他问了价钱。

“嗯，一整套是七百五，但我想六百元就行了。省得我还得寄送。”

“如果是五百，”凯勒说，“我就不必考虑，马上要了。”

“那你就慢慢考虑吧，”麦丘说，“少于六百我可没办法。我收信用卡，或许对你会比较方便。”

是比较方便，没错，但凯勒不确定他想用信用卡付款。他有一张印着本名的美国运通卡，但这趟出差他从头到尾都没用本名，也希望继续保持下去。他还有一张维萨卡，用它跟赫兹租车公司租了那辆日产 Sentra 车，用它登记入住“日日旅店”，这张信用卡上头的名字是霍顿·布兰肯希普，而他皮夹里那张康涅狄克州的驾照上也是这个名字，外加中间名缩写是 J.，凯勒猜想这样可以让他跟全世界其他的霍顿·布兰肯希普有所区别。

信用卡和驾照是桃儿提供的，根据她的说法，这张驾照可以通过安全检查，而信用卡也可以至少再用两星期没问题。不过这张卡早晚会因为没人付钱而被拒收，而凯勒也不会替赫兹租车公司或日日旅店或美国航空担心。可是他最不想做的就是害应该收到钱的邮票商拿不到钱。他感觉这样的情形不会发生，信用卡公司会承担损失，但即使如此，他还是不喜欢这个主意。在他的人生中，嗜好的这块领域是他必须完全清白而且光明正大的。如果他买了这些邮票却回避付钱，那他基本上就是偷了这些邮票，无论是从詹姆斯·麦丘或是维萨卡那边偷都不重要了。他会很乐意在自己收集瑞典邮票的集邮册第一页里，有五张官方重印版，但不能是偷来的重印版，甚至是偷来的原版。如果他不能诚实无欺买下这些邮票，倒不如不要算了。

凯勒猜想，对于这一点，桃儿会有反驳的俏皮话可讲，或至少会翻翻白眼。但他觉得大部分集邮者会明白的。

可是他身上的现金够吗？

他不想当着旁人的面检查，于是跟老板借用洗手间，反正他早餐喝了很多咖啡，也的确要去一趟厕所了。他在里头数了数皮夹里的钞票，发现有将近八百元，这意味着买了那些邮票之后，他就只剩不到两百元了。

但他真的很想要那些邮票。

这就是集邮的麻烦，你绝对不会因为空间不够而停止收藏。如果你收集别的东西——比方石头，或者手摇留声机，或是艺术品——早晚家里会摆不下。以纽约严苛的标准来说，他那一间卧室的公寓相当宽敞，但墙上可以挂画的空间不会太多。然而收集邮票——他有十大本集邮册——还占不到五英尺的书架空间，而且他可以用尽余生收藏下去，花上几百万元，也还是填不满。

同时，他也不是花不起六百元买这五张瑞典的重印版邮票，尤其是比起他来得梅因市办的那桩差事所能收到的费用。而且麦丘开的价钱很公道。即使是照目录上接近全额的价钱，他可能也会很乐意付，但现在只要花三分之一就行了。

而且如果他最后现金不够，会有什么麻烦吗？他再待一天或两天就要离开得梅因了，顶多三天，除了偶尔买买报纸，喝杯咖啡，还需要什么现金呢？从机场搭出租车回家的五十元？差不多也就是这样了。

他从皮夹掏出六百元，放在胸部的口袋里，然后出去再看看那些邮票。没问题，这些宝贝要跟着他回家了。“如果我付现金呢？”他说，“这样可以打点折扣吗？”

“现在很少人用现金了。”麦丘说着咧嘴笑了。他一边嘴角扬起，另一边则完全僵住没动。“这样吧，我可以不另外收营业税，只要你答应别告诉州长。”

“我嘴巴很紧。”

“另外你挑的那些挪威邮票就奉送了，不过我猜也省不了多少钱。应该不到十元，对吧？”

“差不多六元或七元吧。”

“唔，可以让你买个汉堡了，里面不会有苍蝇的那种好汉堡。总共就收你六百元整。”

凯勒把钱给麦丘。麦丘数钱时，凯勒则检查过他买的所有邮票都齐全了后，塞进外套内里的口袋，镊子则放进另一边口袋，接着合上邮票目录。然后麦丘突然说：“啊，要命！统统先别动。”

那些钞票是假钞吗？他僵住了，搞不懂怎么回事，但麦丘站起来，走向收音机，把音量转大。音乐已经停了，一个激动的播音员正在播报一则新闻插播。

“要命啊，”麦丘又说了一次，“这下可惨了。”

2

桃儿一定就坐在电话边。电话铃声才响了半声，她就接了说：“那不是你干的，对吧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我想也是。CNN 上放的那张照片，看上去不像他们寄给我们的那张。”

像这样在手机上讲话，搞得他很紧张。科技持续在进步，而你每次打电话都要当成是可能被录音的，而且警方可能很快就能取得这些信息。如果你用手机，你讲电话时，他们很快就能查出你的精确位置。他们做出愈来愈好的捕鼠器，而相对的，老鼠就得愈来愈懂得应变。最近这阵子，他只要接到差事，就会跑去西二十三街的一家店，用现金买两部手机，编个假名字和假地址给它们登记。他会把一部手机给桃儿，另一部自己用，而且两部手机只会用来打给对方。他几天前已经打过电话了，报告说他到了得梅因市，然后那天上午稍早他又打电话给桃儿，说他们叫他要再等至少一天，否则他早就干掉那家伙，现在都该在回家的路上了。

这次他打电话，是因为刚刚有人杀了俄亥俄州的州长。这在任何状况下，都是一件大事，因为这位州长约翰·泰顿·朗福德非同小可，他曾是俄亥俄州立大学自阿奇·格里芬（Archie Griffin）以来最杰出的美式橄榄球跑卫，他曾加入职业美式橄榄球大联盟 NFL 的辛辛那提孟加拉虎队，只打了一个赛季就因膝盖受伤而退出，然后去念了法学院。他长得帅，又有领袖魅力，后来进军该州首府哥伦布市，成为俄亥俄州有史以来第一位黑人州长。但当一颗瞄得很准的子弹不光毁掉朗福德州长的膝盖时，他人并不在哥伦布市，事实上，他根本不在俄亥俄州。他是竞选总统的热门人选，衣阿华又是最早举行初选的几个重要州之一。前一天晚上，朗福德人在埃姆斯市，对衣阿华州立大学的一群师生演讲。然后州长一行人开车南下到首府所在的得梅因市，夜里下榻于衣阿华州州长的官邸台地丘。次日上午十点半，他出现在一所高中礼堂的讲台上，接近中午时，则出席了午餐会发表演讲。接下来就是枪击，然后送到医院，到院时宣布死亡。

“我的目标是白人，”他告诉桃儿，“而且又矮又胖，跟照片上一样。”

“那是大头照（译注：head shot 亦可指头部中弹），不是吗？我指的是照片，不是刚刚发生的事情。所以你其实看不出来他矮不矮。或者也看不出来胖不胖。”

“他有双下巴。”

“好吧。”

“而且一定看得出来是个白人。”

“这点没问题。这个人白得就像天上最漂亮的那朵云。”

“啊？”

“别管了。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？”

“不晓得。我昨天上午才见过我的目标，近得几乎可以朝他吐口水了。”

“你为什么想朝他吐口水？”

“我的意思是，我其实早就可以完成工作，现在都回到家了。总之，我昨天差点就动手了，桃儿。用枪或用两只手都行。他们叫我等，但我心想，见鬼了，干吗等？要是我昨天动手，他们会很不高兴，但我就脱身了。结果我乖乖等，现在困在这里，各方人马都在追捕一名身份不明的杀手。除非过去几分钟有新的消息出现。”

“我电视开着，”她说，“没有新的消息。或许你别动手了，干脆就回家吧。”

“我也想过。但又想到这边的机场安全检查一定会变得……”

“不，连试都不要去试。你租了车，对吧？你可以开到……不晓得，芝加哥？然后在那边搭飞机。”

“或许吧。”

“或者就一路开车回来。看你喜欢怎么样，都行。”

“你认为警方不会设路障？”

“我没想到那个。”

“当然了，我什么都没做，但我的驾照是伪造的，只要吸引到任何注意……”

“那就不妙了。”

他想了一会儿。“你知道，”他说，“开枪的这个王八蛋，警方大概几小时内就会抓到他。我猜他会因为拒捕而死。”

“这就省得麻烦，免得日后还要另外派个人去把他做掉。”

“你刚刚问是不是我干的。”

“其实我知道不是啦。”

“那当然，”他说，“因为你知道我绝对不碰这类事情。那种会引起轰动的案子，客户付多少钱都不重要，因为你活不了多久，没那个命去花。如果警方没杀了你，你的雇主也会，因为留你这个活口不安全。你知道我打算怎么做吗？”

“怎么做？”

“乖乖待着别动。”他说。

“等到风头过去。”

“或者烟消云散之类的。应该要不了多久。等个几天，他们如果没抓到那家伙，就会知道被他逃掉了，大家也懒得再关心得梅因发生过什么事了。”

“然后你就可以回家了。”

“说起来呢，我甚至还可以把那件工作完成。或者算了。现在要我把钱还回去，我也不在乎了。”

“这大概是我生平第一次，”桃儿说，“也有这样的感觉。不过，如果所有的条件都相等……”

“天晓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。”

“我也常常纳闷。不过放在句子的开头很好用。如果所有的条件都相等，我是宁可留着这笔钱。而且这是我们的最后一件差事了。”

“上一件差事，”凯勒说，“我们也是这么说的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但结果这个案子又冒出来。”

“这是特殊状况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你知道，如果你当初真的觉得不安，就该说出来的。”

“我原先真没觉得不安，一直到几分钟前，”他说，“收音

机从《肺气肿的姑娘》（*The Girl with Emphysema*）转成了新闻快报。”

“伊帕内玛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那首歌叫《来自伊帕内玛的姑娘》（*The Girl from Ipanema*），凯勒。”

“我刚刚就是这么说的啊。”

“你说‘肺气肿的姑娘’。”

“你确定？”

“算了。”

“我干吗会那么说？”

“老天在上，算了吧。”

“听起来不像是我会说的话。”

“那就算我听错了吧，凯勒，这样你高兴了吧。我们两个都有点慌了，也难怪啊。回你房间避风头吧。”

“我会的。”

“要是出了什么状况……”

“我会通知你的。”

他关上手机，坐在租来的日产车驾驶座上，停在离开麦丘邮票店之后碰到的第一个购物街旁。他刚买的邮票装在信封里，放在他一边口袋，镊子摆在另一边口袋，斯考特邮票目录则在他旁边的乘客座。他手里拿着手机，才刚塞进口袋，就又改变主意拿出来。他打开手机，正在找重拨键，电话就响了。来电者号码保密，但打给他的只可能有一个。

他接了电话说：“我正要打给你。”

“因为你的想法跟我一样。”

“应该是吧。这要不是巧合……”

“就是并非巧合。”

“没错。”

“我觉得，从我们知道那个新闻快报开始，我们两个心里就有同样的想法。”

“我想你说得没错，”他说，“虽然我现在才觉得有问题，但其实我一直心里有数。”

“在朗福德遇刺的新闻之前，每天都要你再等一天，感觉不对劲吧？”

“从来就没对劲过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最近都这样。我会想收手不做，这就是其中一个原因。你还记得印第安纳波里斯那回吗？原先的计划是一旦我除掉了目标，他们就要杀了我。他们在我车上安了追踪器，这样他们总能找到我。”

“我还记得。”

“要不是当时我刚好偷听到他们两个人在讲话……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然后另一个替艾尔办的差事，在阿尔布开克那个，我固执地在三家汽车旅馆都订了房间，用的名字都不一样。”

“但据我所知，你根本没在任何一家过夜。”

“也没在其他地方过夜。我办完那个差事就回家了。大部分时间，一切都没问题，桃儿，但我有点疑神疑鬼，而且我针对他们做了很多预防措施。然后等我开始放松了，就有人射杀了俄亥俄州的州长。”

她沉默了一会儿。然后她说：“小心，凯勒。”

“我是打算要小心。”

“要是你确定自己藏身的地方很安全，就躲着别动，要躲多久都没关系。只要一丁点圈套的可能，就根本别考虑去替艾尔办那件事了。”

“好吧。”

“还有，保持联络。”她说，然后挂断了电话。

3

是圈套吗？

这样就可以解释那些延期了。他们声称的下手目标，是那个又矮又肥的白人男子，他显然不是俄亥俄州的州长，或任何地方的州长，除掉他也不是太困难的任务。凯勒的飞机降落后大约一个小时，来接机的那名男子开车载着凯勒，驶入西得梅因市假日公园附近一个林荫夹道的小区。那名男子是个大块头，五官很大，两耳长出很多毛。他们减慢车速，经过一户带车库的平房，屋前种了完全对称的灌木丛。一名男子穿着百慕大短裤和松垮 T 恤，站在完美无瑕的前院里，正拿着水管在给草坪浇水。

“这世上其他每个人，”那男子说，“都会装上自动洒水器，然后就不必管了。但这个混账就非得站在那儿自己浇水。我猜想他就是那种非得掌权的人。”

“唔。”凯勒说。

“他看起来跟照片上很像吧？那就是你的目标。好吧，现在你知道他住在哪儿。接下来我们去他办公室。”

于是他们开到得梅因市中心，开车的男子指着外头一栋十层楼